清初招抚新满洲述略

张　杰

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金国汗皇太极宣布将女真族名定为满洲,今简称满族。清初八旗满洲有"旧满洲",满语称佛满洲,佛(Fe)汉译"旧"的意思,"新满洲",满语称伊彻满洲,伊彻(Ice),汉译"新"的意思。皇太极崇德年间用兵黑龙江流域,曾把当地部分索伦、达翰尔和赫哲人编入满洲八旗,通称其为"新满洲"①。由于当时这些少数族人被分散编入八旗各佐领,入关后同其他满族成员均被称为"旧满洲"。"其顺治、康熙年间,续有招抚壮丁,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②。清初招抚新满洲是事关东北国防的重大事件,迄今为止几乎无人研究,本文拟就招抚新满洲的原因,新满洲来自哪些民族及其主要驻防城市,新满洲如何融合为满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等问题略述管见,并请专家赐教。

一、招抚新满洲驱逐沙俄

从顺治十年清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到康熙二十二年设黑龙江将军,为招抚新满洲的第一阶段,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反击沙俄侵略的兵源。

清初八旗主力入关南下,沙俄趁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驻守宁古塔章京海塞得到赫哲人报告沙俄军队入侵他们的村庄并烧杀抢劫的消息,立即派捕牲翼长希福"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沙俄)战"③,由于指挥失误,加上缺少火器,清军初战失败。消息传到北京,引起清政府对沙俄侵略威胁的高度警惕,任命骁勇善战的梅勒章京沙尔虎达,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礼,统官兵驻防宁古塔。第二年,升任沙尔虎达为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到达任所,即派出清军四处招抚,周围各少数族人"皆愿归顺"④,到宁古塔贡献黑狐皮、貂皮等物。沙尔虎达依靠各族人民的支持,率清军多次打败入侵俄军,特别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于松花江和牡丹江合流处伏击俄军,取得了击毙俄军270余人包括其头目斯捷潘诺夫的重大胜利。次年,沙尔虎达去世。由于清军人数有限,宁古塔驻防八旗兵仅有430人,未能完成驱逐沙俄侵略的任务。当时东北地区驻防八旗兵除宁古塔外,尚有盛京(今沈阳)、兴京(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牛庄(今属辽宁海城)、盖平(今辽宁盖县)、凤凰城(今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等5城总计1506人⑤,防守本地区已经不敷,更无法支援宁古塔地区。而从全国形势看,清政府忙于统一全国的战争,不可能调回大批八旗兵投入抗俄前线。故清政府采取皇太极时把东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编入八旗,组成"新满洲"的办法,来解决东北驻军不足的问题。

沙尔虎达病故,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时,就开始招抚当地少数族人披甲入旗。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并正式颁布了招抚新满洲令:"自宁古塔出兵招新满洲一百户者,准给头等军功;八十户者,准给二等军功;六十户者,准给三等军功;四十户者,准给四等军功;二十户者,准给五等军功。如不系出兵遣人招抚及自行投来者,俱不准。"⑥迄清设黑龙江将军辖区之前,招抚新满洲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宁古塔将

军辖区的库雅拉人和赫哲人。

库雅拉人，清文献又写作“库牙喇”、“若雅拉”、“库尔喀”、“库尔喀气”等，他们被编入满洲八旗后又被称为“库雅喇满洲”⑦。清初今吉林市、牡丹江市以东直抵珲春河东岸，南与朝鲜接界，“皆库雅拉等所居”⑧。清政府下令从宁古塔出兵招抚新满洲，库雅拉人因“其居多在宁古塔以东”⑨，成为最早披甲入旗的新满洲成员。顺治十年(1653年)，宁古塔驻防八旗兵为430人，十八年，增兵500名，康熙三年，增兵66名，康熙十年(1671年)，清设吉林乌拉驻防，从宁古塔调去兵700名，乾隆43年版的《盛京通志》记载为“将移来库雅拉人等编设佐领十二员”⑩，由此证明宁古塔新增兵都是库雅拉人。吉林乌拉设防当年，从宁古塔调来700名库雅拉人外，后从本地“增设苦雅拉兵六百名”⑪，使吉林乌拉城的库雅拉兵达到1300人。

赫哲人，清代文献又写作“黑斤”、“黑津”、“墨尔哲勒”等，他们因编入满洲八旗后被称为“伊车满洲”(满语Ice译成汉语为“新”)⑫。清初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以东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两岸，居住着众多赫哲人，当时文献记载有“呼儿喀”、“黑斤”、“非牙哈”等名称，因为他们以鱼衣为衣，又总称为“鱼皮鞑子”。这些赫哲人很早就归附了清政府，每年五月，呼儿喀、黑斤、非牙哈“三处人乘查哈船行至宁古(塔)南关外泊船进貂”，然后领取清政府赐给的袍帽靴袜等物⑬。康熙十年(1671年)，赫哲人首领扎努喀、布克托等“愿率众内迁”，宁古塔将军巴海派副都统安珠瑚将这些赫哲人安置在宁古塔和吉林乌拉附近，“以扎努喀、布克托及诸族属任之，分辖其众，号新满洲”⑭。康熙十七年，清政府将这些赫哲人移驻盛京和北京一部分。清置黑龙江将军前，赫哲人编入宁古塔城满洲八旗的有290人，吉林乌拉城1221人，盛京城967人，通常记载为“伊徹满洲佐领”或“新满洲佐领”⑮。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于平定三藩之乱后，以谒陵的名义，巡视东北，亲临吉林乌拉，布置反击沙俄的战斗。这年底，以捕鹿为由前往雅克萨周围地区侦察的副都统郎谈回到北京报告说：“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这个判断与康熙帝的估计完全一致⑯。而此时东北驻防八旗兵已近万人，其中半数是招抚的新满洲兵。地处前线的宁古塔和吉林乌拉城驻防满洲八旗兵已超过了3000人，基本是新满洲兵。清政府招抚新满洲解决驱逐沙俄的兵源的设想，完全实现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吉林乌拉和宁古塔八旗兵1000人到达黑龙江岸爱辉地方筑城屯田，随即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次年，又调来吉林乌拉、宁古塔兵500余人，加上当地打虎儿(达翰尔)兵约500人，这2000人雅克萨战役的主力军。清政府还从北京调满洲八旗兵500余人，林兴珠率领的汉军藤牌兵400余名，使总兵力达到确保胜利的3000人。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都统彭春和将军萨布素率清军水陆齐发打响了雅克萨战役，在清军强大炮火轰击下，雅克萨俄军被迫投降撤回尼布楚。清军收复雅克萨后，大部分撤回吉林乌拉休整，留少量官兵驻守新筑的瑷珲和墨尔根两城。俄军竟“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⑰，清政府闻知，立即下令萨布素再次攻取雅克萨。这时北京八旗兵已经撤回，萨布素率吉林乌拉和宁古塔兵2100人加上汉军藤牌兵发动第二次雅克萨战役。经过5个多月的围攻，盘踞雅克萨的俄军有的被打死，有的死于坏血病，仅剩下60余人。为了使俄军逃脱被全歼的下场，沙俄派使者向清政府提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康熙帝宽宏大度地表示：“朕本无屠城之意，欲从宽释”，下令萨布素解围待命⑱。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与沙俄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问题。根据条约规定，沙俄向清政府交出雅克萨城，标志着沙俄侵略势力被彻底

驱逐出黑龙江流域。新满洲八旗兵在驱逐沙俄的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再招新满洲戍守边境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到雍正末年呼兰河设防，为招抚新满洲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区增设八旗驻防城，招抚新满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新设驻防城的兵源问题。康熙帝指出："黑龙江、松花江接壤之地，彼处附近所居根奇勒诸姓中原有可披甲之人，应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兵八十人往彼教训之。齐七喀尔（即齐齐哈尔）地方，以索伦、达呼里之众，酌量令其披甲驻防，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乐披甲，如此，则既无远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粮矣。"⑲根据这一谕旨，清政府将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区内的各少数族人编成佐领，移驻新设的各驻防城，隶属满洲八旗管辖。这个阶段招抚新满洲的对象除库雅拉人和赫哲人外，还有索伦（今鄂温克族）人，打虎尔（今达翰尔族，清代又写作打虎儿，达祜里、达呼里）人，席北人（今锡伯族，清代文献又写作西北、席百）人，瓜勒察（又写作卦尔察）人，鄂伦春人，新旧巴尔虎人。在清前期，这些新满洲成员分布情况如下：

（一）、吉林新满洲

宁古塔驻防（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设于天命十年（1625 年），首任官员为镶蓝旗满洲佐领兴佳⑳。顺治十年改佐领为昂邦章京驻防，有旧满洲兵 430 人，清下令招抚新满洲后兵力达到近千人。康熙十年外调吉林乌拉丽人，康熙二十九年外调黑龙江 200 人，基本上是新满洲中的库雅拉兵和伊车满洲兵。由于随调随补充，如康熙十七年（1678 年）补充 290 人，二十九年补充 156 人，五十二年补充 458 人，雍正末年仍保持"满洲马兵一千名"㉑，新增加的全部为库雅拉人和赫哲人。

吉林乌拉驻防（今吉林省吉林市），设于康熙十年（1671 年）。吉林乌拉初设驻防，从宁古塔调来 700 库雅拉兵，又从本城附近编 600 库雅拉人入旗。十六年，从移驻该城的赫哲人中挑兵 1221 人。二十九年，清政府调吉林乌拉城 800 人移驻黑龙江，"随将旧满洲兵、新满洲兵、席北兵、汉军兵共八百名补足原数"㉒。三十一年，移居席北、卦尔察人 3000 名于吉林乌拉，以后陆续披甲入旗。雍正末吉林乌拉城有"满洲马兵四千一百三十名"㉓，其中除少量旧满洲兵外，绝大多数为库雅拉人、卦尔察人和赫哲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伯都讷驻防（今吉林省扶余县），设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设防初从移驻伯都讷的席北人中挑选 1400 人、卦尔察人中挑选 600 人共 2000 人披甲入旗。三十八年，清政府调 1400 名。席北兵移驻盛京。四十年，增设蒙古兵 100 人。五十二年，从吉林乌拉卦尔察人挑选 400 人披甲移驻伯都讷。雍正三年（1725 年），从伯都讷调兵 100 人移驻阿勒楚喀。雍正末伯都讷城有"满洲马兵九百名"㉔，全部是由卦尔察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三姓城驻防（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设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清初当地居住着么克勒、努雅勒、胡什哈哩、舒穆禄 4 姓赫哲人，"因舒穆禄后入，故此城名曰三姓"㉕。设防当年从 4 姓赫哲人中挑选 200 披甲入旗，从吉林乌拉城派协领 1 员，移驻旧满洲兵 80 人。雍正十年（1732 年），从当地赫哲人挑选 800 人披甲入旗，"又将乌 苏里、德克登基等处所居之八姓打牲人等挑选甲兵一千名"㉖ 。雍正末三姓城有"满洲马兵二千八百名"㉗，此处记载有误，实为 2080 名，除从吉林乌拉调来的 80 名旧满洲兵外，其余 2000 名全部是由当地赫哲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珲春驻防（今吉林省珲春县），设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清政府"以捕獭之库尔喀兵一

百五十名充珲春额兵"㉘，库尔喀即库雅拉人。雍正末珲春驻防"满洲马兵一百四十名"㉙，全是由库雅拉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阿勒楚喀驻防(今黑龙江省阿城县)，设于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从吉林乌拉调满洲兵100名、该城满洲余丁内挑选100名共200名移驻阿勒楚喀，又从伯都讷调卦尔察兵100名、卦尔察余丁100名共200名移驻阿勒楚喀。雍正末阿勒楚喀城有"满洲马兵五百十二名"㉚，其中一半是卦尔察人组成的新满洲兵，另一半多数应是赫哲人与库雅拉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二)、黑龙江新满洲

黑龙江城驻防(今黑龙江省爱辉县)，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当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八旗满洲兵1000人到达黑龙江东岸爱辉地方筑城屯田，因交通不便，第二年又在右岸修筑黑龙江城。二十九年，黑龙江将军移驻墨尔根城，留副都统驻此城。雍正末黑龙江副都统辖有满洲佐领16员，索伦佐领1员，打虎尔佐领7员，"属下领满洲马兵一千二百九名"㉛。这些"满洲马兵"实际上是由索伦兵、打虎尔兵和吉林移驻的新满洲兵组成的。

齐齐哈尔驻防，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最初为索伦总管驻地。三十年，康熙帝下令："齐七喀尔地方，以索伦、达呼里之众，酌量令其披甲，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㉜清政府于是年设齐齐哈尔城守尉，编当地索伦、达呼里人1000名为16佐领㉝。三十八年，黑龙江将军驻所自墨尔根移至齐齐哈尔，并随迁相当数量士兵。雍正末齐齐哈尔城驻防满洲10佐领，打虎尔16佐领、巴尔虎4佐领、汉军4佐领，"属下领满洲马兵二千九十名"㉞。这些"满洲马兵"除了从吉林调来的16佐领新满洲兵外，则是由索伦、打虎尔和巴尔虎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墨尔根城驻防(今黑龙江省嫩江市)，设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墨尔根城是由副都统博定率盛京兵修筑的，清政府将盛京兵遣还，由打虎尔、索伦人中拣选480人披甲驻防。雍正末，墨尔根副都统辖有索伦10佐领、打虎尔5佐领、汉军2佐领，"属下满洲马兵八百五十六名"㉟。这些"满洲马兵"全是由索伦和打虎尔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呼伦贝尔驻防(今内蒙古海拉尔市)，设于雍正十年(1732年)。清政府根据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的提议，"拣选索伦、打虎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㊱，迁至呼伦贝尔驻防，编为八旗，共50佐领，设呼伦贝尔统领管辖，乾隆初改为副都统。乾隆中呼伦贝尔驻有隶属满洲八旗的索伦、巴尔虎兵960名，新巴尔虎兵960名，额鲁特兵80名㊲。

呼兰城驻防(今黑龙江省呼兰县)，设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呼兰驻防设城守尉1人，从齐齐哈尔城移驻满洲、索伦、打虎尔、汉军兵320人，从伯都讷移驻卦尔察兵180人，共计500名㊳，编成8个满洲佐领。

我们认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至雍正末年披甲入旗的东北各少数族人都应算做"新满洲兵"，是根据"其顺治、康熙年间，续有招抚壮丁，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㊴这条史料而言的。就是说，以佐领为单位编兵的东北各少数族人，只要隶属满洲八旗编制，就是新满洲成员。具体而言，库雅拉人又称为"库雅喇满洲"，卦尔察人又称为"瓜勒察满洲"㊵，赫哲人又被称为"伊车满洲"㊶。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清政府授意下，蒙古科尔沁王公"将所属席北、卦尔察，打虎儿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其中11850余名被编入八旗满洲上三旗(镶黄、正白、正黄旗)㊷。乾隆九年(1744)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把这万余席北、卦尔察、打虎儿人全部列入，叫做"系康熙时自科尔沁撤回之人"㊸，理所当然是新满洲成员。有清一代，"吉林一军，则但知为新满洲矣"㊹，黑龙江八旗兵"号八部落，亦号八围，亦号新满洲"㊺，故

吉林和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可以统称为新满洲兵。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所辖八旗兵不过4000余人，雍正末年已经达到两万余人（吉林和黑龙江各1万）㊻。新增加的主要是当地各少数族组成的新满洲兵。在各驻防城八旗官员和旧满洲兵的训练下，新满洲兵很快掌握了"满洲礼法"㊼，迅速成长为祖国东北边陲的忠诚卫士，日夜巡逻在数千公里国境线上。

"黑龙江徼外，境壤牙错，地无边墙，各处俱设喀伦，所以防御俄罗斯"㊽。喀伦又写作卡伦、喀路，均为满语，译成汉语即哨所，驻兵戍守。黑龙江将军所辖齐齐哈尔等6城共有哨所67处，一般每处派领催一名，兵5—9名，每年3月前往，河冻撤回城。呼伦贝尔城是当时防御沙俄的重点地区，珠尔特依等12处卡伦，"与俄罗斯接界处，每处驻防官一员，领兵三十名，每二喀伦之中，设一鄂博喀伦，官兵每日巡察，三月一更，遇有越境俄罗斯及偷盗牲畜者，归总管呈报办理"㊾。

确立巡边制度。中俄东段边界绵亘数千公里，光靠数十个卡伦是远远不够的，为此从康熙朝起就确立了巡边制度。每年五月，从黑龙江、墨尔根和齐齐哈尔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边，至鄂尔姑纳河（即额尔古纳河）。河以西俄罗斯地，察视东岸，沙草有无牧痕，防侵界也"㊿。乾隆中，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命令巡边将领探察流入黑龙江各河水源，他上报探明情况说："副都统瑚尔起探格尔毕齐河源，自黑龙江至格尔必齐河口，水程1697里；自河口行陆路247里，至兴堪山：其间无人迹。协领纳林布探精奇里江源，自黑龙江入精奇里江，北行至托克河口，水程1587里；自河口行陆路240里至兴堪山：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协领伟保探西里木第河源，自黑龙江入钮曼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口，水程1615里，自河口行陆路456里至兴堪山。诸地俱无俄罗斯偷越。"(51)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始终对黑龙江流域实施着有效的管辖。

三、新满洲的融合途径

《圣武记》中谓"东三省驻防兵，有老满洲，有新满洲，犹史言生女真、〔熟〕女真也"(52)，魏源以为新满洲和老满洲的差异与辽代的生女真和熟女真人相类似，是很有道理的。东北边疆各少数族人未编入满洲八旗之前，确实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清初人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卷下记载：伊车满洲"居混同江之东地方二千余里，无君长统属，散处山谷间。"可以说尚属原始社会末期阶段。雍正初官修的《八旗通志》对东北各驻防城中的"旧满洲兵"、"新满洲兵"、"苦雅拉兵"、"席北兵"、"卦尔察兵"人数记载甚详"(53)，说明他们之间有相当的民族差异。而乾隆43年修《盛京通志》均记为"满洲马兵"，可知几十年后他们逐渐融合成满族共同体的成员。

报甲入旗，迁移定居是新满洲兵融合为满族的重要途径。以佐领为单位编入满洲八旗的库雅拉人，赫哲人，索伦人，鄂伦春人，席北人，卦尔察人，打虎尔人，大都有迁移的经历。居住在宁古塔以东的库雅拉人，"定鼎后入旗"(54)，迁移也最早，顺治十八年（1661），宁古塔增兵500名，就是指迁移到该城的库雅拉人。康熙十年（1671），宁古塔城又有700名库雅拉人迁至吉林乌拉驻防。"居三姓、乌苏里东西，入旗又在库雅喇以后"(55)的赫哲人，迁移的路程比库雅拉人要远，人数更多。康熙十年，迁到宁古塔的有4700余丁，十七年迁到盛京的有1131户、壮丁3531名，眷属共11180口(56)。二十九年，清政府调宁古塔和吉林乌拉1000名满洲八旗兵前往黑龙江，分驻齐齐哈尔、黑龙江、呼兰3城，约计"八旗佛满洲不过什一"(57)，其余十分之九是库雅拉人和赫哲人。迁移人数最多的当属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王公进献的万余名席北、卦尔察、打虎尔壮丁。

清政府将他们编入满洲上三旗后，立即将其中3000人移驻齐齐哈尔，2000人移驻伯都讷，3000人移驻吉林乌拉[58]，加上他们的家属，至少数万人。

清政府将新披甲人迁移各驻防城后，给以妥善的安置，例如，“建官房安插之，每一家给草房三楹”[59]。他们也同其他八旗兵一样领取饷银，拨给旗地。清政府规定：“新满洲迁来，若拨种豆地，每晌（约6亩）给豆种一金斗；拨种谷米、粘米、高粮地，每晌给各种六升”[60]。新满洲兵及其家属迁移后开始了定居生活，“义气满洲妇女多衣锦绣而足穿乌喇，三五成群，入市贸易”[61]，从生产方式到生活习俗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以老兵训练新兵，教习“满洲礼法”，使新满洲兵成为八旗劲旅。新满洲披甲入旗之初，未经历战争，也不懂军队纪律。清初人吴振臣亲眼看到迁移至宁古塔的赫哲人的情形是：“赐以官爵，亦不知贵，将军尝谓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须学礼仪，一体上衙门。’次日，有官者约同齐到，有戴笠者，有负叉袋者，有跣足者，见者无不大笑。将军命坐，即以叉袋垫地而坐，虽衣大红蟒袍，其叉袋仍负于背，不稍去，以便于买物也。”[62]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采取以旧满洲兵训练新满洲兵，以入旗时间长的新满洲兵帮助刚入旗的新满洲兵的滚动式办法，使他们在尽快的时间内变成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八旗兵。

清初宁古塔城是东北边疆设防最早而且驻有较多旧满洲兵的地方，这里就成为训练新满洲兵的大本营，新满洲兵接受若干年训练后被派往其他驻防城。库雅拉人首先被迁至宁古塔，编成10个佐领。吉林乌拉设防时，就从宁古塔调去700名库雅拉兵。后来吉林乌拉增设库雅拉兵600名，新满洲（赫哲）兵1221名，从宁古塔调来的700名库雅拉兵就以老兵的身份训练这些新兵了。康十年（1671年），新招抚的赫哲人迁至宁古塔，编设佐领，接受军事训练。十七年，清政府将其迁移盛京和北京时，曾有一些佐领不肯迁走。当时已经迁到盛京的副都统布克韬特地赶回，“向众宣言，已经迁移盛京之人，出兵不行差遣。凡有事故，俱照宁古塔例宽免五年始行结案”，原先不肯迁移的佐领听到这些规定，“欣然欲迁”[63]。这件事证明清初对刚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曾给予暂不出征作战，违反军纪根据年限不予追究等照顾。三十年（1691），康熙帝明确提出：“齐七喀尔地方，以索伦、达呼里之众，酌量令其年甲驻防，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次年，即向齐齐哈尔派去“满洲兵八十名”[64]。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设防珲春，“将库尔哈齐一百五十名充补兵丁，又自宁古塔调来兵四十名”[65]。除了宁古塔，设防较早的吉林乌拉、伯都讷等城也有类似向外调兵驻防的纪录。萨英额《吉林外纪》载：“吉林惟正黄旗有一世袭佐领色佈青额，系布特哈佛（老）满洲人，查档其始祖岱山于康熙十三年率族众投进宁古塔，恩赏世袭佐领”[66]，岱山康熙十三年才编入宁古塔八旗，移居吉林乌拉后变成了老满洲，由此可知很多派驻其他驻防城的老满洲兵不过是八旗较早的新满洲罢了。

组成新满洲的东北各少数族人世世代代为打牲部落，“勇不畏死，一人便能杀虎”[67]。他们以佐领为单位编入满洲八旗，辅之若干年的军事训练，使东北清军特别是吉林、黑龙江八旗兵成为一支精锐。每有重大战事，必奉调出征，“往往以勇猛敢战，取翠瓴珊顶及巴图鲁名号如寄，此海内所以称劲旅也”[68]。

建立八旗官学，让新满洲兵及其子弟入学读书，接受满文化。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派霸奇兰等将领出征黑龙江时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69]“语音与我国同”，是指当时居住在东北边疆地区的索伦（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席北（锡伯）人语言和满族相同，都属于阿尔示语系满—通古斯语支，其他民族也和满族语音类似。这也是清政府称他们为“新满洲”而将其编入满洲八旗的根本原因。清政府在各驻防城建立八旗官学，让

他们学习“清文(满文)骑射”⑩。“吉林乌拉官学,康熙三十二年官兵捐建,左右翼官学各十间。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于墨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每翼设教官一员。将新满洲、西伯、索伦、达祜里等,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一名,教习书义,教官照京例称为助教。嗣是浑春(珲春)、齐齐哈尔、黑龙江等处并设官学,教化所兴,无远弗届焉”⑪。至雍正末成立官学的驻防城除了这里提到的吉林乌拉、墨尔根、珲春、齐齐哈尔、黑龙江5城外,还有盛京、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等城。各城驻防八旗兵,以佐领为单位,选派幼童入学习满文⑫。清政府重视八旗官学的教化作用,特别强调掌握满文,乾隆六年(1741)规定,八旗官学生“内有清文通顺,字画端楷者,准挨名记档”,予以升迁⑬。八旗官学的建立促进了新满洲的融合,并使吉林黑龙江地区出现了满语文的繁荣。“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⑭。黑龙江地区文书档案全部用满文记载,就是当地寻常百姓使用的历书,“土人惟以清文为重”,以至汉文历书难以售卖⑮。

清政府招抚东北边疆地区各少数族人,“编佐领隶旗籍者,则以新满洲名之”。这些新满洲兵移驻各城开始定居生活,他们从老满洲兵那里学会了“满洲礼法”,他们的子弟又在八旗官学“学习清文骑射”,使新满洲成员不仅成为骁勇善战的八旗兵,而且因其纳入满文化系统而成为满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①《清太宗实录》第36卷,第19页;第41卷,第22页;第49卷,第7—8页;第53卷,第13页,第25页。

②㊴《吉林通志》第51卷,第3页。

③《清世祖实录》第68卷,第16页。

④《清世祖实录》第124卷,第4页。

⑤据《八旗通志初集》第27卷统计。

⑥《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54卷,第90882页、中华书局本。

⑦⑩㊲西清:《黑龙江外记》第3卷,第1页。

⑧阿桂等修:《盛京通志》第31卷,第6页。

⑨㊹㊺㊽萨英额:《吉林外记》第3卷,第2页。

⑩阿桂等修:《盛京通志》第52卷,第1页。

⑪㉒《八旗通志初集》第27卷,吉林乌喇条。

⑫㊶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第6页。

⑬㊷㊼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⑭阿桂等修:《盛京通志》第57卷,第2—3页。

⑮详见乾隆元年修:《盛京通志》第19卷,各驻防城佐领。

⑯《清圣祖实录》第106卷,第23页。

⑰《清圣祖实录》第124卷,第15页。

⑱《清圣祖实录》第127卷,第24页。

⑲㉜《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56卷,第90894页。

⑳民国:《宁安县志》第2卷,第10页。

㉑㉓㉔㉗㉙㉚乾隆元年修《盛京通志》第19卷,第23—27页。

㉕民国:《伊兰县志·形胜门》第1页。

㉖民国:《伊兰县志·政治门》第15页。

㉘《吉林通志》第50卷,第31页。

㉛㉞㉟㊽㊾阿桂等修《盛京通志》第52卷,第5—11页。

㉝㊲《清朝文献通考》第 182 卷，考 6434－6435 页。

㉞《清世宗实录》第 117 卷，第 11－12 页。

㊳《钦定八旗通志》第 35 卷，第 15－16 页。

㊷㊽《清圣祖实录》第 155 卷，第 6 页。

㊸详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各卷。

㊹㊿魏源：《圣武记》上册，第 9 页，第 12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㊺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第 5 卷，第 1 页。

㊻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第 52 卷统计。

㊼乾隆元年修：《盛京通志》第 19 卷，第 34 页。

㊿方式济：《龙沙纪略》。

(51)《清史稿》第 335 卷，《富僧阿传》。

(53)详见《八旗通志》第 27 卷。

(56)《盛京通鉴》第 3 卷，第 93 页。

(59)(61)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北京图书馆藏手抄本。

(60)《清圣祖实录》第 87 卷，第 18 页。

(63)《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 55 卷，第 90889 页。

(64)《大清会典事例》第 1127 卷，《黑龙江所属马郎防兵制》。

(65)《八旗通志初集》第 27 卷，浑春条。

(68)《黑龙江外记》第 3 卷，第 9 页。

(69)《清太宗实录》第 21 卷，第 14 页。

(70)《吉林外记》第 6 卷，第 13 页。

(71)乾隆元年修《盛京通志》第 21 卷，第 12－13 页。

(72)拙著《清前期东北旗学述论》，载 93 年 3 期《辽宁大学学报》。

(73)《清高宗实录》第 195 卷，第 21－22 页。

(74)《吉林外记》第 3 卷，第 1 页。

(75)《黑龙江外记》第 5 卷，第 2 页。